

云易◎著
剧场光荣驾到！

后宫



② 闹宫

貳

后宫？穿越？前世今生？奇幻？
No. No! 黄瓜与萝卜？00和XX？小攻与小受？
深得宅男宠爱！万千腐女追捧！
一个平胸萝卜的传奇经历！
最囧的后“攻”传奇！

囡囡后宫记之闹宫

jieng jieng hou gong ji zhi nao gong

云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囡囡后宫记之闹宫 / 云易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68-2

I. ①…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561 号

囡囡后宫记之闹宫

作 者: 云 易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策划: 李耀辉

执案编辑: 文 一 杜婷婷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868-2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雷雨将至	1
第二章	溺水	14
第三章	混乱	25
第四章	愿者上钩	36
第五章	恐怖的兄弟吵架	52
第六章	赏花宴(上)	74
第七章	赏花宴(下)	89
第八章	庆典(上)	108

第 九 章	庆典(下)	127
第 十 章	濒死体验	165
第十一章	陛下的弱点	180
第十二章	玉树公子	200
第十三章	约会的邀请	220
第十四章	转轴拨弦三两声	247
第十五章	祭天台	277
第十六章	黑暗中的混乱	293

第一章 雷雨将至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离主殿遥远的、几乎被人遗忘的、像是冷宫般的宫殿忽然热闹了起来,每天都有不同的辇车来到这里,似乎只要讨好了二皇子,就可以成为二皇子的养母似的。

不能否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凌云晋升为才人的因素刺激,但更因为这次皇帝陛下的意外态度。

不知道处于什么想法,他竟然放话说:“反正现在内宫职位空着也是空着,谁愿意照顾龙天,就封她为妃也无所谓。”这是中郎将大人给我转述的陛下的原话!当然,在宫中传播开来的内容,莫名其妙地文绉绉了许多。

也就是这句话,对本来就激烈的“二皇子养母争夺战”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似乎使得太后那边的反应变得郑重了起来,这也使得二皇子的领养者迟迟地没有决定。

但是,凌云获得了太后的喜爱却成了既定事实,他几乎三天两头就被召唤到中宫去,如果不是凌云比普通女孩子更像女孩子,如果不是太后已经老成萝卜精了,我几乎要以为太后真看上我们家凌云了。

凌云不在,我的时间就大大地空闲了出来,我一空闲,可以做的事情,只有“画画”而已。

“但是,最近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吧?你以为我没事可干吗?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

了。”说着会让人误会话语的国师大人愤愤然地对我吼叫，“我不是把席孟修给了你吗？说好时间对半的。”

“所以啊……几乎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在画中郎将大人啊！”我指了指旁边一大堆的稿纸，看到那堆纸的数量时，国师的脸色不由得有些发青。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然后恍然大悟一般地说道：“说好一半一半，似乎你被我画的时间，还没有中郎将的多哦！”

“你想要我死吗？”国师咬牙切齿地说：“除了我和席孟修，应该还有其他人可以画吧？可恶，最近正在忙的时候。”

你在忙什么？

我不动声色地拿眼睛瞄了国师一眼，冷淡地回答：“谁知道呢？因为某个人，害得本来跑到我网子里来的可爱蝴蝶飞走了。”

“你是母蜘蛛吗？而且那两只根本不是什么可爱蝴蝶，说是蜜蜂还差不多。”国师冷笑着说道，“原来你在怨恨大皇子的事情？如果收服了他们，搞不好会把他们的父亲吸引来的。”

“朕来有什么不好？”冷冰冰的声音在门口忽然响了起来，“为什么这家伙在这里，明明都已经叫朕过来的。”

“嗯？”我抬起头看了看门口那位穿着月白色长袍的帅哥一眼，对着国师大人摆了摆手，做了个驱逐的动作，“接班的来了，您可以走了。”

“终于吗？”国师皱着眉冷声说道，也不理会皇帝陛下恼怒的眼神，连个招呼都没有打，轻轻地一转身，卷起一阵风就这样消失了，倒害得我稿纸飞得满屋子都是。

看来他确实很忙。

而陛下皱着眉头看着国师消失的，更加不高兴地看着漫天乱飞的稿纸，因为桌子上的都是刚刚才画的，因此红艳艳的一片，全是国师的画像，乍看起来犹如飞舞的花瓣一般，倒是足够的华丽了。

皇上却显然因为这个不高兴起来了，他竟然奇怪地问我：“最近你常常找他吗？为什么全部都是他的画？”

也有中郎将大人的，而且更多。不过我看了一眼犹如柱子一般矗立在那边的中郎将大人，想了想却还是没有开口，反正说什么也只会让皇上更加的不高兴。我真不知道这位陛下什么时候对当我的模特那么热衷了，偏偏在我画不好他的情况下。

于是我转移了话题，看着他的后面问道：“小谢子没有跟着一起来吗？”

“小谢子？谢和？你到底是找朕过来还是找他过来？”纵使转移了话题，陛下却好像更年期妇女一样，他的口气变得更加恶劣了，“朕已经说过，朕不会让他代替我来让你画的！”

真的铁了心那么打算吗？那下次见到谢和的时候，直接威胁他单独过来吧？

我在心里盘算着，嘴里却说道：“我这也是体恤陛下您的身体啊！本来就很劳累了，来这里让我画画也一定很辛苦吧？”

“不会，最近至少比国师大人要来得悠闲。”皇帝陛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张国师的画像，冷笑着说道，“不，应该说最近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朕的后宫，朕难得拥有了如此清闲的时光，正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呢！”

“只不过大皇子受伤而已，有那么严重吗？”我挑着眉问。

陛下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我被他笑得一阵头皮发麻，有些不满地喃喃说道：“那也不至于那么闲吧？何况，难得有机会享受一下被‘临幸’的感觉，陛下你有什么好不满的？”说起来，这个男人还有一个后宫的女人在等着他的临幸啊！

“冷落”他一下，让他尝尝那些妃子的感受，也相当的不错。

“如果说是‘临幸’的话，爱妃你也必须做一些让朕‘满足’的事情啊！”没想到陛下听见我那么说竟然没有生气，而是轻佻地挑起了我的下巴，微笑着把脸靠近我，如此对我说道。

“陛下，你饥渴到对我下手的地步了吗？”我故意如此吐槽，却没有躲开。今天我穿的是男装，我相信陛下不至于对我有什么古怪的幻想才对。

“那倒不至于，最近只是有点无聊得紧，眼前又没有什么好女人。”陛下的手却没有从我的下巴上移开，事实上，这个人似乎特别喜欢捏我的下巴，他看着我叹息说道：“爱妃啊，你有什么好人选推荐给朕没有？”

“空心……啊，沈才人，上次您不是才夸奖过她吗？”我漫不经心地询问道，努力地想把下巴移开来，并且顺手整理着桌上一塌糊涂的图纸：“上次我在太后那里见到她了，她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水嫩啊！”

“已经有些厌了。”撒谎，明明是在听见太后的时候，才明显皱了一下眉毛的。陛下却冷淡地回答：“何况一个不够用。”

一个不够用？小心你肾竭而死！

“凌……凌雪呢？”

听见我这么问，我们的陛下明显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在愣了一下以后，向着四周望了一眼，像是才发现凌云不在一般，皱着眉头说道：“你妹妹的话，我当然是有胃口的，虽然每次看见那个女人，我都有会被她谋杀的感觉。”

不，凌云想的不是谋杀，他还没有笨到那种地步，他只是想把你“阉掉”而已。

“不过，想要把自己妹妹给我……你是不是打算讨好我了。”皇上肯定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笑眯眯地向我问道，好像很高兴于这个猜想，“说起来，她还是和你有几分相似的。”

只要和我相似，你就满足了吗？先不说这个是我弟弟，就算真是妹妹，也不会便宜你的。我皱着眉头说道：“不，最近太后总是让我‘妹妹’过去，所以我认为你有看见过他。”

“太后？这样说起来，那丫头好像是被封为才人了。”皇上收回了放在我下巴上的手，冷哼了一声，“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在这里提醒我，我想注意也不成。不过你放心，在太后的身边，即使没有这边的记忆，我也是没有兴趣下手的。嗯，有点可惜。”

可惜什么？

算了，只要不对凌云下手就好，我冷淡地回答道：“那么，就算我在这里给你推荐了好女人又有什么用？反正回去后你就忘记了。”

“但是我还是想听听爱妃你的意见啊？毕竟挑起来很麻烦，看起来每个都差不多，而爱妃你在入宫的时候好歹和她们相处过一段时间，正好可以给我参考一下。”我们的皇帝陛下用相当不负责任的态度说。

每个看起来都差不多？这句话失礼到了什么程度啊？

“……沐宝林怎么样？”既然他那么坚持，我也就没有反对，只是相当单纯地推荐道。

“沐宝林？”很显然，皇帝陛下连对方是哪号人物都没有记住。好歹也是自己选进来的妃子，至少要留意一下吧？好半天后，皇上才奇怪地说道：“沐……都水长沐修的女儿吗？那个向我报告，你和国师私通的女人？”

“没错。”对了，沐楚有做过这种事情哦！我无所谓地回答：“其实，我倒是对沐楚印象不错，她的气质很好。”

“哦……”陛下看着我没有什么再说，

于是我们像往常一般开始画画，中间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到了陛下离开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地发现，陛下的玉坠落在了我这里，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走多远，就立刻追了出去。

可是在院子门口看见陛下身影的时候，我却没有开口叫住他，因为陛下走得出乎意料的慢，简直有故意磨蹭的嫌疑，这让我微微有一些怀疑。

不过我没有凌云的武功，只是看着陛下慢悠悠地走进了草丛里后，才跟了出去，并且只是跟着陛下离开的方向走，远远地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这次我倒没有真正要跟踪他的意思，虽然我对陛下来我这边的“密道”其实很好奇，但是被他中途抓住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何况他在离开纤雨殿一定距离后，就会恢复记忆……

唉？一定距离？恢复记忆？

我怔了怔，随手掏出袖子里的纸，画了两只小小的麻雀。

画好后，我抖了抖纸张，一只麻雀就这样飞了出去，跟在陛下的头顶上飞行，而另外一只飞在我的前面，引领着我的道路。

这两只麻雀其实是跟踪作用的，因此我现在走的，也是陛下走过的路。

而以单纯散步的角度来说，陛下似乎很随意地走着，没有一定的目标，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其实以螺旋线的形状在慢慢地围着纤雨殿的方向打转，虽然也是慢慢地远离，但是这种走路方法，着实叫人相当的不安。

最后，两只麻雀终于会合在了一起，而我并不惊讶地看见陛下呆呆地站在一块空地的中央。

那个位置，却也正好是他脱离记忆障碍线的位置，换句话说，只要到达这个位置，他就会彻底遗忘对我的记忆。

只是，皇帝陛下即使遗忘了对我的记忆，那么他现在大概会理所当然地对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觉得奇怪吧？或者说，他故意要让失去记忆的自己，对周围的一切觉得奇怪，然后发现自己失忆的事实。

这个人，果然是不能放松警惕地人物呢！是谢和说了什么，还是他发现自己竟然失去了一部分记忆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们的陛下应该已经开始怀疑，并且开始排查了。

看来有必要采取措施才对，我这样想着，猫着身体刚要离开，皇上却好像忽然从发愣状态清醒了过来，他忽然转头望着我这边厉喝道：

“谁？！”

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为了我的生命安全，还是必须去学习一些武功才好，但是我始终提不起学武的热情，所以只能想想算了。

在皇上这个等级的高手面前，偷窥被抓住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于是我拨开树丛，慢悠悠地走了出去，看着皇帝陛下冷笑着说道：“这句话是我想询问的吧？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擅闯皇宫大内！”

听见我的话语，皇帝陛下明显愣了愣，而我则背着皇上吐了吐舌头。

虽然我也不想和失去记忆的皇上见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逃走只会令事情变得更糟糕，还不如坦然面对的比较，何况我现在穿着的标准侍卫服装，而皇帝陛下却穿着月白色的长袍，哪种打扮在这个深宫中更显得可疑，简直是一看即知。

陛下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皱着眉头看着我身上的侍卫服装，尤其是腰间一眼，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露出了平和的微笑，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是中郎卫兄弟吗？抱歉，失礼了，我是太一宫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很好，所以我走得实在远了点，现在迷路了，请问小哥你可以送我回去吗？”

嗯，看来我的记忆法术控制得不错啊！陛下对我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即使见面也没有回想起什么来，这样我就放心了。

话说回来，看见陛下装出一脸良善的模样来，实在觉得好好笑，下次召唤他来画画的时候，我一定要访问一下他现在的心理感受。

不过现在，装还是要装的。所以我忍住笑，装出一脸怀疑地模样来：“太一宫？”

“对，太一宫。”陛下很认真地点头附和道，并且很认真地看着我的脸。

太一宫我听说过，事实上民间关于这个宫殿的主人传说很多，而可以让一般民众那么感兴趣，说明这个宫殿本身极具八卦潜质，事实也是如此。我朝第三位皇帝有断袖之癖，他不爱红颜爱英雄，竟然把一个将军封为了皇后，而太一宫就是为这位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男皇后而建造的。

这个听起来更像是荒唐小说的故事，直到现在还有说书人传唱，不过经历了十几个皇帝后，太一宫现在已经成为皇帝养妾童的地方，而作为没有阉过的男人，这些

男人是不能进入后宫的,以免有伤风化、淫乱宫廷之类。

没有想到陛下竟然会举出那样一个宫殿来,不过也只有变童这个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皇宫大内,依然穿着不合规定的月白色长袍。

不过建立在我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陛下的谎言愈加如同笑话。

我装模作样地回答道:“抱歉,我还是见习的,对宫里的事情其实还不是很了解。不过中郎将席大人就在附近,你可以去拜托他……”

“这样吗?”陛下好像有些遗憾地叹息道,不过他看着我的目光略略有些放松。

他刚刚果然在怀疑我,因为我虽然穿了中郎卫的服装,但是腰上没有武器,也没有中郎卫所佩带的腰牌,看起来确实很可疑,甚至我觉得他说出太一宫也是在试探我。

宫外的传闻,太一宫确实好像是“变童饲养所”,不过从陛下知道我是“男人”,而一直迟迟不想对我下手的情况来看,我们陛下好像对断袖的兴趣不大,可是太一宫却确实是后妃禁入的场所,所以太一宫应该另有猫腻才对。

我说我是见习中郎卫,也就可以解释我对情况不了解和打扮上的破绽之处了。

毕竟按照本朝的传统,大夫臣子的子弟大都会送到宫内见习一阵子,这大概和我前世的军训是一个程度,旨在让官家的公子哥吃吃苦头,所以见习中郎卫会晋升正式中郎卫的其实很少。

不过皇上随即奇怪地问道:“见习侍卫,好像是不能来这里的吧?”

“嗯,所以我是和席大人一起过来的,他在附近有任务。”我一脸无辜地回答,中郎将在纤雨殿监视我的事情,皇上也想必知道就是了。所谓撒谎,当然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才会显得尤为的可信。

于是我继续若无其事地说:“总之,公子你先和我去见中郎将大人吧!也好让他尽快地送你回去。”

这么说着,我伸手去抓皇帝陛下的手。

皇上却皱着眉头后退了几步,避开了我的手,冷淡地回答:“不用了,我是跟一位公公一起过来的,暂时走散了,与其麻烦执行任务的中郎将大人,我还不如留在原地等他的好。”

“唔?”我故意装出怀疑地模样,仔细地凝望了陛下一眼,然后故意怀疑地问道,“可是你刚刚还说,要我带你去太一宫的?”

好吧！我知道继续戏弄失去记忆的皇帝陛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出乎意料的好玩，何况我画画又没有进展，不如观察一下皇帝陛下的生态（你当他是动物吗），搞不好有利于顺利地作画（借口）。

“那是……”失忆的陛下显然被自己的谎言困住了。

皇上在我的故意找碴下露出了一脸麻烦的表情，但是他那身月白色的长袍在这里确实相当的可疑，又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身份，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愿意和我去见中郎将——虽然我早就知道了。于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忽然拔出了剑，向着我这个方向横扫了过来。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陛下的性格如此的具有攻击性，他竟然在如此喝问的时候，随手从腰间抽出了剑，向着我这边横扫了过来。

简直就好像是法术一般，明明有着那么远的距离，但是剑风却席卷了我身前的草丛，落枝噼里啪啦地断了一地。

但是陛下显然没有伤害我的打算，所以他只是劈断我身边的树枝，阻碍我的行动而已，这时，他本人已经跃上了树枝，并想迅速地离开，但我却没有因此任他离开的打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从前襟领口处抽出了一把白色扇子，轻轻地一扬。

风起。

浅蓝色泽的微风卷起了片片树叶向着陛下卷了过去，当然，我不会做出愚蠢地真正袭击陛下的事情，因此那阵风只是围绕着陛下而已，不过风中卷起的树枝树叶却毫无顾虑地围绕着陛下，阻碍了他的行动。

对于我的阻拦，陛下竟然没有采取反抗，他似乎愣了愣，反而用轻功顺着我的风的方向，落在了我的面前，并且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你想干什么？”不会是玩过火了吧？我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可惜我那点力气在皇帝陛下看来，大概有跟没有有一个样子，因此我的挣扎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我甚至没有看他用什么力，我的手腕就一阵剧痛，然后扇子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地上。

天哪，这是我画画的手！

在陛下弯腰去捡那把扇子的时候，我飞快地把手抽了回来，先是轻轻地动了动手腕，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后，我再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点力道，还好，还可以轻巧地行动，只是被捏出了一块淤青而已。

我微微地松了口气。

陛下却拿着我的扇子扇了扇，这把扇子是我最近才画的，和原来那把梅花扇不同，并不是陛下可以使用的种类，因此除了扇子本身带起的微风，并没有出现之前的法术效果。

皇上却依然颇有兴致地玩弄了扇子几分钟，然后兴趣勃勃地问我：“这个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我抚摸着我的手腕，愤怒地望着他。

陛下显然也发现了自己的语误，因此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是你画的吗？”

“是……”我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过立刻挑衅性地询问：“你有意见？”

让陛下深深怨念的那把梅花扇子已经被我回收了，想必他不会再对“凌钱”这个名字有什么想法才对，而这把扇子上没有签上我的名字，所以这样回答也应该无关紧要。

“不，只是惊叹还有这样巧妙的绘画而已。”陛下打量着这把扇子说道，“这上面画的是‘风’吧？真令人惊讶，只是用浅浅的几笔蓝色，竟然把无形之物绘画出来。”

“你就是这样称赞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我冷淡地回答道，“可疑的人……”

“比起我来，会仙术的中郎卫，你也算是可疑人物吧？”我们的陛下竟然厚着脸皮如此地说道，他那忽然变得友善起来的态度，让人觉得相当的不安。

“我说了我是见习，因为和家里意见相左，我才被送到这里来的，其实我想要成为的是术官。”我面不改色地回答，“现在我正在修习当中，反正在宫里也有接近国师大人的机会，我不会放弃的。”

嗯，可以在一瞬间编出如此合情合理的说辞，看来我也很有编剧的天分嘛！

皇帝陛下却在听见我说到国师二字的时候，眉头明显的皱了皱，他冷声对我说道：“为什么一定要当术官呢？效忠皇族才是正统，难道你觉得跟随着那男不男女不女的老妖怪，会有将来可言？”

“请不要说国师大人的坏话，而且成为术官也一样是效忠皇族。”难怪凌云那么喜欢骗人，这样扮演一个和本性完全无关的热血少年，看来确实相当有趣的。

“那可不一定。”陛下如此嘀咕道。

看来陛下眼下似乎有了拉拢我的打算，这倒也是，毕竟拥有克制仙术的能力，那么我这种可以使用仙术对他进行攻击的特殊仙术师想必对于皇帝陛下有着特殊的

存在价值,所以他不会希望我被国师拉拢。

不过,眼下皇上对我的兴趣却没有对“凌钱”的兴趣大,看来可以创造出让皇帝陛下也可以使用的仙术的“凌钱”价值果然是非同小可。

抹消他对我的记忆,也果然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在心底如此思考着,我表面上却依然装出一脸小白的模样,对着陛下冷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不仅擅闯禁宫,还企图散布陛下和国师不合的传言,简直是居心叵测……”

“陛下……啊!”

正在我模仿着正直热血的见习中郎卫的时候,一声清悦的叫喊声却从我的身后传了过来,转头就看见神出鬼没的谢和宛如影子一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大概没有想到我和陛下在一起,因此脸上露出震惊和恐慌的表情。

虽然知道谢和八成会过来和皇帝陛下会合,但是跟他实际见面后,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理这种场面,所以也同样紧张地看着谢和。

倒是失去了记忆、被完全蒙蔽的陛下发出了一声短暂的轻咳:“咳……”

这声咳嗽或者是什么秘密信号也说不定,因为在陛下发出如此一声咳嗽以后,谢和惊疑不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脸上的表情忽然平和了下来,装出一脸良善的笑容,对着皇上说道:“书和公子,您怎么在这种地方?让杂家实在好找。”

书和?这不是据说属于国师,其实是陛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用来骗我的那个名字吗?

“抱歉,宫中景色甚好,于是走迷了路,也幸亏谢公公你来得及时,这位小哥似乎误会了。”皇帝陛下按住我的肩膀说道。

这时候我才从这种奇怪地处境中缓过神来,装出一脸迟疑地样子看着谢和的服饰,惊疑不定的问道:“您是?”

嗯,进宫时候的课我没有好好地听,老实说,我真的一直不知道谢和美人儿是什么等级。

倒是谢和,我本来以为他会因为这个事件的荒谬发展程度而露出破绽,没有想到他的面具竟然和中郎将大人有得拼,即使听见陛下进行了如此的发言,而我又是如此姿态,他的表情却一点变化都没有,甚至相当正直地掏出了腰牌对着我说道:

“杂家乃中常侍谢和,你是什么人?”

原来如此，太监总管是“中常侍”吗？比公公这样的称呼要好听多了。

不过中常侍在内宦中属于最大权力者，但是体系不同，身为“见习中郎卫”的我并没有向他行礼的义务，因此我也只是微微地一弯腰，拱手说道：“见过中常侍大人，在下乃见习中郎卫钱凌，现跟随中郎将席孟修席大人身边见习中。”

听见我的回答，谢和纹风不动地点了点头，好像听见了再自然不过的回答。

而完全遗忘了我的存在的陛下却笑咪咪地向我问道：“钱凌兄，你觉得中常侍大人的法术怎么样？”

“哦？”因为陛下的问题我微微地愣了一下，然后我很快地反应了过来，我似乎还在和陛下玩着某个“初次见面”的游戏，而我正在扮演一个热血向上的中郎卫，因此我立刻装出很崇拜的眼神看着谢和回答道，“中常侍大人不愧是皇帝陛下信任的人，果然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听见我那么说，饶是表情一直没变的谢和嘴角也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那么，你有没有兴趣跟谢和学习法术？”皇帝陛下笑咪咪地向我问道。

我说皇帝陛下啊，请不要说出这种会让你自己后悔的话好不好，这样会让我很期待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的表情。

谢和也因为陛下的要求微微地怔了一下，他几乎是立刻叫道：“陛下！”

可惜，我们的陛下对于自己究竟在做多么愚蠢地事情好像一点觉悟都没有，他只是用他那双暗黑色的眼眸不动声色地望了谢和一眼，谢和就皱着眉头低下了头，他的嘴唇动了好几下，想说什么始终没有说出来。

而看了看谢和，再看了看陛下，我觉得自己有些玩过火了，于是假装害怕地推辞道：“学是想要学，但是……”这时候，我故意很认真地看了谢和一眼。

这个眼神的意思很好理解——我不想当太监。

“只是先学习，其他并不要求你干什么。”陛下却没有就此放过我的打算，他简直是步步逼近地说道，“不过，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希望仙术上有所作为的话，并不是只有术官一条路，你大可以好好地进行选择。”

换句话说，是皇帝陛下和国师大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吧？

具糟糕，我可一点都不想卷入到这样的事情里去。我很努力地装出笑容来，故作不解地问道：“你在说什么？”

“以后我会向你解释的，如果你可以从谢和那里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的话……”